

老子道體論初探

王開府

壹、前言——儒老不同道

（先秦諸子的產生，自有其歷史背景。周朝禮樂政教的崩頹，造成春秋戰國的大變局。在變亂中，諸子百家都欲求得根本解決之方法——所謂「道」。）

（老子思想固然以道爲中心，孔子也重視道，他說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」論語中論道的文字很多；但多就個人德行修養、國家政治法則，說君子之道、先王之道。孔子將學問、德行、政治各方面的理想融貫爲一，因此說：「吾道一以貫之」）

（就論語來看，孔子的道並未往形上學方面推進。孔子未曾談及「天道」，倒是提到幾次「天命」。他認爲君子必須「畏天命」，又說他自己「五十而知天命」。天命兩字在詩經與尚書中常見，大抵是天命爲君之意。孔子講天命，取義較詩書爲寬，不過仍約略帶有命定、命運的意味。「五十而知天命」之「天命」，釋爲天賦之性，固無不可。但如仔細體會季氏篇孔子說：「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、畏大人、畏聖人之言；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狎大人，侮聖人之言。」則以天賦釋天命，也無必然之根據。直到中庸說天命，才完全擺脫命運義，而說天賦義。所以中庸開頭就說：「天命之謂性。」它是就「性」來說「命」。這種演進的過程，是很清楚的。①

（子貢曾說：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其實，孔子的天道卽人道，他並未把天與人分開看。樊遲問「知」，孔子逕答：「知人」。孔子以「人道」爲中心，由此可知。他對道在宇宙與本體方面的意義，即使有所體悟，但未發揮，尤不見傳述。）

（孟子也很少談天道，祇有離婁上篇一三章說：「誠者，天之道也。」盡心下篇二四章說：「聖人之於天道也，命也。」這都是略提一下，未作闡發。到了中庸，才暢談「生物不測」的「天地之道」。中庸二〇章並主張：「思